

皇清經解

皇

清

經

解

毛詩補疏序

西漢經師之學惟毛詩傳存鄭箋之二劉疏之孔穎達達本而增損爲正義於諸經爲詳善然毛鄭義有異同往往混鄭於毛比
毛於鄭而聲音訓詁之間疏略亦多余幼習毛詩嘗爲地攷釋
草木鳥獸蟲魚釋毛鄭異同釋三書共二十餘卷嘉慶甲戌莫
春刪錄合爲一書戊寅夏又加增損爲五卷次諸易尙書補疏
之後錄旣完客有善說詩者過余曰孔子論詩三百一言以蔽
曰思無邪果何以爲無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果何以能達使
於四方果何如而能專對且何爲而興何爲而觀何爲而羣何
爲而怨何爲而事父事君豈徒精審於聲音訓詁之間辨別毛
鄭異同之數遂足以盡詩之教乎余默無以荅夫詩溫柔敦厚

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
感人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本
非謬戾而言不本於性情則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
毒之相尋以同爲黨卽以此爲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貳之名
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禍
於其國全戾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
此爲甚夫聖人以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聖人以詩設教其去
邪歸正奚待言所教在思思者容也思則情得情得則兩相感
而不疑故示之於民則民從施之於僚友則僚友協誦之於君
父則君父怡然釋不以理勝不以氣矜而上下相安於正無邪
以思致思則以嗟歎永歌手舞足蹈而致管子曰止怒莫如詩

劉向曰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流流然後發詩發於思思以勝
怒以思相感則情深而氣平矣此詩之所以爲教與雖然訓詁
之不明則詩辭不可解必通其辭而詩人之旨可繹而思也毛
傳精簡得詩意爲多鄭生東漢是時士大夫重氣節而溫柔敦
厚之教疏故其箋多迂拙不如毛氏則傳箋之異不可不分也
明日以是復諸客客以爲然遂書之爲序嘉慶二十三年夏六
月旣望焦循錄於雕菰樓之北牕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五十一 學海堂

毛詩補疏

江都焦孝廉

循著

序故詩有六義焉一日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循按六義春官大師所教之六詩也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興者托事於物鄭康成云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雄雉刺衛宣公茺蘭刺惠公毛傳皆云興也則比興不得以美刺分正義言美刺俱有比興是也比方於物正義謂諸言如者皆比辭也託事於物正義謂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又謂比顯而興隱毛傳特言興也

爲其理隱故也。今考毛傳凡標興也之處，誠如正義所言，惟以比方爲諸言如者，其在經文如日之升、如月之恆、如匪行邁謀、如彼飛蟲之類，此仍行文取喻無關詩之一義。且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明言如字而傳則標以興也，不得謂首二句無如字爲興，次二句有如字爲比也。其在序云言若蟲斯仁、如騶虞，此二詩傳未標興，然序又云德如尸鳩，則鵲巢傳云興矣，信厚如麟趾之時，則麟之趾傳云興矣，傳或言興或不言興，原係舉隅，非謂不言興者卽是比。故燕燕于飛，傳不言興，箋則明指爲興以補之。日居月諸，傳不言興，箋云喻國君與夫人正義，則申言以興國君夫人以明之。箋每以喻釋傳之興，是喻卽興也。然則比方於物不足

以爲比指以言如未爲達也竊謂比當如春秋決事比之比
比猶例也歌詩必類相維碎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列國賦詩舉以相貺比之謂也賦詩者有此義作詩者亦有
此義夫婦可例於君臣田野可通之都邑陳古卽以例今寫
好反以見惡庶幾其用神而其義廣也識者參之

關關鳴鳩傳關關和聲也鳴鳩王鳴也鳥摯而有別箋云摯之
言至也謂王鳴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

循按箋下有云字蓋鄭氏自加箋云二字以繫於傳也傳以
關關爲和則摯非猛鷺故箋以至明之釋文摯本亦作鷺或
以猛鷺說之謂王鳴爲鷺鷺廣雅鷺鷥雕三者爲一陸璣以
鳴鳩爲幽州之鷺郭璞以爲江東之鷺因以爲雕類乃江東

食魚之鷃非雕鷃之鷃也說文鷃鳥黑色多子史記李將軍傳射雕索隱引服虔訓爲鷃又引說文鷃以明之又云以其毛作矢羽漢書匈奴傳云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竿就羽顏師古曰就大雕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爲箭竿此所謂幽州之鷃也穆天子傳云爰有白梟青雕執犬羊食豕鹿郭璞注云今之雕亦能食麋鹿其蒼頡解詁云鷃金喙鳥也能擊殺麋鹿

御覽九百二十六

此所謂雕鷃正西域之鷃郭

氏自不以爲江東食魚之鷃而張守節史記正義取而混合之云王雉金口鷃也好在江渚山邊食魚誤矣然則江東之鷃何鷃也嘗求之大江南北有好居渚汴食魚者正呼爲鷃爲五各反卽王之王入聲蓋緩呼之爲王鷃急呼之爲鷃此古

之遺稱尙可求諸土語者郭氏以其呼近鶚故假諸雕鶚之
字曰今江東呼之則不曰西域呼之可知也洲渚之鶚亦不
一類其聲同其食魚同有白如鷺者或以爲白鶴子鶴與鶚
聲近假鶴之稱而實非鶴猶假鶚之稱而實非鶚也有尾上
白兩翼微黑者稱漂鶚大者爲牛矢鶚微小而黑者稱苦鶚
卽姑惡也漂鶚又名魚鶚以其善翔故曰漂漂與揚之義同
此白鶚所以有揚之稱與尾短飛則見尾之上白斯所以稱白
鶚也其飛翔之狀似鷹故食魚而獨得鶚名古今注以爲似
鷹尾上白而說文以王鶚訓白鶚信有然矣宋王性之默記
云李公輔初任大名府檢驗村落見所謂魚鶚者飛翔水際
問小吏曰此關鵒也

宜曰此鵒鳴

仲修令採取其窠皆一窠二室

蓋雌雄各異居也鶚鶴惡皆假借字皆讀五各反爲王之入聲不知鶚爲假借字竟以王鶚爲雕鶚而以摯爲猛鷲失之矣

窈窕淑女傳窈窕幽閒也言后妃有關鶚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箋云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

循按經以窈窕爲女之淑毛以幽閒解窈窕慮幽閒不足明女之善故申言貞專惟貞專乃能幽閒箋增處深宮三字於幽閒之下亦以處深宮明其幽閒非謂窈窕當訓以處深宮也正義云窈窕者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失傳義亦非箋義

施于中谷傳興也施移也箋云興者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

母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

循按傳訓施爲移故王肅推之云葛生于此延蔓于彼猶女之當外成也與箋較之肅義爲長正義合鄭於毛云下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若此句亦喻外成於文爲重毛意必不然竊謂此詩之興正在於重葛之覃今施于中谷與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同興女之嫁葛移于中谷其葉萋萋興女嫁于夫家而茂盛也鳥集于灌木其鳴啾啾興女嫁于夫家而和聲遠聞也盛由於和其意似疊而實變化誦之氣穆而神遠箋以中谷爲父母家以延蔓爲形體浸浸日長大迂矣毛傳言簡而意長耐人探索非鄭所能及

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傳黃鳥搏黍也灌木叢木也

循按正義引陸璣疏以搏黍與倉庚爲一物蓋本方言以倉庚或謂之黃鳥竊謂非也爾雅皇黃鳥此一物也爾雅倉庚商庚鷺黃楚雀又云倉庚鷺黃也此別一物也毛傳於黃鳥訓搏黍於倉庚訓離黃不以倉庚爲搏黍卽不以黃鳥爲倉庚也說文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又云糴糴黃也一曰楚雀其色黎黑而黃未嘗以爲黃鳥鄭氏注月令倉庚爲離黃而小雅黃鳥黃鳥毋啄我粟箋云黃鳥宜食粟今不聞倉庚食粟也小雅緜蠻黃鳥傳云緜蠻小鳥貌是毛以黃鳥爲小鳥特牲饋食禮云佐食搏黍授祝呂氏春秋異寶篇云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也小鳥之狀與色有如搏黍故以名之黍色黃不雜以黎黑斯黃鳥似之直名爲黃皇

爲黃白非糴黃之所可混矣嘗以此詢之金壇段君玉裁段

君以爲然且贊之曰黃鳥卽黃雀國策黃雀俯啄白粒是可

以證後見姚彥暉詩識名解於小雅黃鳥引其世父九經通

論云此黃鳥黃雀也非黃鶯黃鶯不啄粟彥暉名炳其世父名首源炳書成於

康熙十五年可以信余說爲不孤爾雅灌木釋文作檟檟卽貫貨

貝之散者貫而聚之故貫之訓爲習習者重也重亦聚義鄭

司農言煮鬱云十葉爲貫玉海引尙書大傳云三苗貫葉而

生子爲一穗白虎通韓詩外傳作貫桑葉而生尙書疏引書傳作貫桑葉而生當以玉海爲正宋時尚書大傳

猶存淮南子兵略訓條修葉貫諸言貫皆義爲叢也

陟彼崔嵬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陟彼砮矣傳石山戴土曰

砮

循按傳與爾雅相反必有一誤小雅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傳云漸漸山石高峻箋云卒者崔嵬也謂山顛之末也釋山岑者厓巖崔嵬厓巖音相通轉戴者冒於上之謂山之峻削者石露出於顛頂而土繞其下是土山戴石也山卑而平者土累其上石骨出於四旁是石山戴土也故凡高峻皆謂之崔嵬說文岑危高也厓巖山顛也又云硌石戴土也阨石山戴土也兀山高而上平也釋名云石戴土曰岨岨臚然也土戴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皆與毛傳相發明廣雅云但鈍也岨猶但石破出則銳土冒上則鈍矣

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箋云我我使臣也我我君也

循按傳不解我字以我字無庸解且爾我字緊相貫而謂一

我臣一我君非傳

螽斯羽說說分傳說說衆多也箋云凡物有陰陽情欲者無不妬忌維蚣蝩不耳

循按箋本序耳然審序文言若螽斯自爲何不妬忌則子孫衆多申言子孫衆多之所以然非謂螽斯之蟲不妬忌也傳但言衆多亦無螽斯不妬忌之說

公侯干城傳干扞也箋云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

循按此箋申明傳義殊無異同正義言鄭惟干城爲異非也公侯腹心傳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箋云可用爲策謀之臣使之慮無

循按制斷公侯之腹心卽是策謀慮無箋申傳非易傳也正

義強分別之

言秣其駒傳五尺以上曰駒

循按說文馬高六尺爲驕詩曰我馬爲驕釋文株林乘駒作乘驕云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同又乘馬下云下乘驕注君乘驕然則株林皇皇者華兩詩中之駒皆作驕卽鄭箋亦作驕因經文是乘我乘驕故箋以六尺以下解之此傳五尺以上與株林箋六尺以下義同則此駒亦是驕若是駒則馬三歲曰騊二歲曰駒六尺者固不名駒也

遵彼汝墳傳汝水名也

循按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定陵注云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